

尸变

24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

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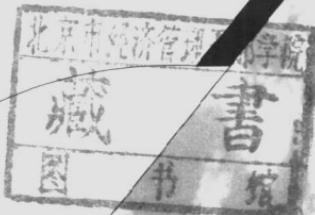
学社

I247.55-51
24

71958

变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

24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②

出版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10号）
发行：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印张：530
字数：8500 千
版次：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3000
书号：ISBN7-225-01488-9/I·342
定价：584.00 元（全73册） 每册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序　　言

《尸变》用相当恐怖的气氛，叙述了一个外星人到了地球，混进了地球人之中生活的故事。这个外星人甚至在地球上娶妻生子，他的下一代，在知道了自己竟是外星人和地球人的“杂种”之后，成了“最没有希望的疯子”——关于这一点，很多朋友有异议，认为可以使之醒来。最近的一个故事，就作了这样的安排。郑保云这个外星人混血儿，好像没有多大的能力，比起日后若干年，《电王》这个故事中的两个外星混血儿来，差之远矣。

各种不同遭遇，不同性格的外星人，一直是幻想小说的好题材，卫斯理故事中，已经有了很多不同的外星人，将来一定还会有更多不同种类的出现。

另一个故事《湖水》，不很受人注意，但可以看出一个幻想小说写作人的心路历程——分明是一个鬼故事，但结果演变成是人在作怪，作者是想直接写灵魂存在的，但二十多年前，社会风气提到灵魂，总斥之为迷信，要经过许多人的提倡说明，到今日，才使人正视灵魂的存在，写作人也能毫无顾忌表达自己的观点。

人类的观点，总算在进步。

卫斯理

一九九〇年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1 钻石花 | 38 连锁 |
| 2 地底奇人 | 39 愿望猴神 |
| 3 卫斯理与白素 | 40 迷藏 |
| 4 妖火 | 41 天书 |
| 5 真菌之毁灭 | 42 玩具 |
| 6 蓝血人 | 43 寻梦 |
| 7 回归悲剧 | 44 后备 |
| 8 蜂云 | 45 第二种人 |
| 9 奇门 | 46 盗墓 |
| 10 透明光 | 47 搜灵 |
| 11 真空密室之迷 | 48 茫点 |
| 12 沉船 | 49 神仙 |
| 13 地心烘炉 | 50 追龙 |
| 14 地图 | 51 洞天 |
| 15 不死药 | 52 活俑 |
| 16 规律 | 53 犀照 |
| 17 支离人 | 54 命运 |
| 18 贝壳 | 55 异宝 |
| 19 仙境 | 56 天人 |
| 20 访客 | 57 迷路 |
| 21 盾惑 | 58 血咒 |
| 22 狐变 | 59 海异 |
| 23 老猫 | 60 宝狐 |
| 24 尸变 | 61 灵椅 |
| 25 笔友 | 62 奇缘 |
| 26 大厦 | 63 精怪 |
| 27 古声 | 64 鬼钟 |
| 28 换头记 | 65 妖偶 |
| 29 原子空间 | 66 魔像 |
| 30 红月亮 | 67 亚洲之鹰 |
| 31 鬼子 | 68 异军 |
| 32 新年 | 69 心变 |
| 33 魔磁 | 70 通神 |
| 34 影子 | 71 三千年死人 |
| 35 头发 | 72 泥沼火人 |
| 36 眼睛 | 73 鱼人 |
| 37 木炭 | |

2023.06.8

尸变

第一部：海上遇险见怪船

“尸变”是一件令人想起就不寒而栗的怪事，而这样可怖的事，又和一个曲折的故事连在一起，那自然更引人入胜。在未曾叙述这故事之前，我必须说明几点。

第一，这是一个很有恐怖意味的故事，但绝不是故作恐怖，耸人听闻。

第二，尸变的传说，古今中外都有，也许有人认为尸变和科学，扯不上关系。但其实不然，在生物实验室中，切下了青蛙的大腿，找出它的神经，用电去刺激它，青蛙的大腿，便会作跳跃的反射，这是任何中学生都知道的常识。而古今中外一切有关尸变的传说，也和电有关，例如外国的传说，雷电之夜，尸体会起来行走；中国的传说是猫在死人身上走过（猫爪磨擦，产生静电），便会尸变等等，这个故事中发生的尸变，和传说中的略有不同，后文自有明叙。

第三，这只是一个“故事”，在故事中的一切，如果与某些事实有巧合之处，纯属偶然，再一次声明：那只是一个故事！

如果这是一个“鬼故事”的话，那么它的开始，和一般鬼故事却不同，它不开始在风雨凄迷的午夜，而开始在一个风和日丽，阳光普照的下午。

仲秋时分，我性好活动，自然不肯躺在家中，一早就驾艇外出，驾的是那种有帆的小艇，只有我一个人，那种

小艇在出海之后，可以不受任何尘世间的声音所骚扰，可以使得自己的心灵，真正陶醉在大自然之中。

在中午时分，突然起了一大片乌云，那一大片乌云以极高的速度向着我盖来，我的航海经验虽然说不上如何丰富，但是一看到这样的情形，也可以知道天要变了。

最佳的应付办法，是立即回去。于是我扯起了帆，开始的十五分钟，还算顺利，帆孕足了风，高速行驶，但是接着就刮起了旋风。同时，海面波涛汹涌，变成了一片暗灰色。

小帆船绝不适合在风浪中行驶，又没有呼救的设备，旋风猛烈令得风帆被卷去了一半之后，船就开始在海中打起转来，无法控制。

我只好用力地板舵，帆艇向西飘去，约莫在半小时之后，我才有了获救的希望。

我看到远远有一艘船的影子，那船还离我十分远，使我获得可以得救的信念是，我的帆艇，这时正向着那船飘去。

当我才一发现那一艘船的时候，我只看出那是一艘船，但那究竟是什么样的船，我却看不清楚。

但在又过了二十分钟之后，那船的轮廓，便已渐渐明朗了，那是一艘古色古香的典型中国帆船！

现在有许多人，喜欢将豪华游艇的外型，装饰成中国式帆船，它的桅杆上帆是落下来的，但它仍在前进，速度十分快，我们已渐渐地接近，我开始大叫。

当我开始大叫时，暴雨已然洒下，我全身在半分钟之

内，便已湿透，而乌云也已遮没整个天空，当然，波浪更加汹涌了！

我叫了没有多久，那船上的人便已注意到了我，他们先向我指指点点，接着，便有人冒雨走上甲板，来到船舷上望着我，我的小帆艇距离他们只有七八码了，我大声叫道：“我遇险了，请你们救我！”那船上有几个身形十分粗壮的人，看来像是水手，他们其实不必听到我的叫唤，也可以知道我遇险了，他们之中的两个，抬起了一盘缆绳，用力一抛，向我抛了过来，同时叫道：“接住它！”

他们抛出的绳子，绳头“拍”地一声，打在我的小帆艇上，我连忙伏下身，将绳子先在我的小帆艇上绕了几绕，绑住了我的帆艇，那船上几个水手在合力拉着，我的小帆艇和那船迅速地接近，终于靠在一起。

我接着绳子，向上爬去，船上的水手也在吆喝着，替我出力，不消多久，我的双手已然攀住那艘船的船舷，只消一耸身，就可以上船了。

可是，也就在此际，只见一个人从船舱中走了出来，厉声喝道：“你们在做什么？”

当我的双手一攀上船舷之际，已有五六只手伸过来拉我，那一下喝声传了出来，那几只伸出来的手，立时缩了回去。

我抬起头来，首先看到那四五个水手，像是做错了事的小孩子一样，一动也不动地站着，雨水洒在他们黝黑的脸上，而他们脸上的神情，都十分尴尬。

我也看到了那个发出极之严厉的呼喝声的人。

那是一个中年人，他穿着一件黑胶雨衣，他的面色，十分苍白，甚至可以说，是接近灰白色的。他有一张十分瘦削的脸，和一双比常人来得大而向外突出的双眼，所以给人以一种十分阴森之感。

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但是从他厉声一喝，那些水手便一点不敢动这一点来看，那人可能是一位十分严厉的船长。他那双眼也正瞪着我，然后，他又大喝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

那四五个水手中的一个，战战兢兢地道：“我……我们发现了一艘小艇，艇上的人在求救，所以我们抛绳子给他，将他救上船来……”

那水手的话，可是说一点也没有讲错，可是那家伙却像这个水手做了什么天大的错事一样，直冲到了他的面前，“呸”地一声：“放你的狗屁，你为什么自作主张，你问过我么？”

看到那人的这样的态度在责备那水手，我的心中也不禁大是有气。虽然，那船或者是他的，而我也正要他收留，但是在海上航行的人都知道，搭救在海上遇难的人，实在可以说是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，他实在不必作威作福，我也不必卑躬曲膝。

我双臂一发力，上半身便已越过了船舷，接着，我再一耸身，便已上了甲板，我大声道：“先生，水手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你不必那样责备他们！”

我的话才一出口，那人倏地转过身来。我从来也未曾看到一个人的神情如此之紧张，如此之充满了戒备的神态

的，那人这时的体态神情，我实在想不到适当的形容词来形容他。

我只好用较罗唆的字句来形容他，他那时的情形，就像是我登上船的目的，是来抢他的爱妻一样，或者，他的神情像是他是一块极好草地的保护人，而我是一头闯进草地来的野猪！

他的神态是如此之异特，所以令得我也呆住了！

他一转过身来之后，双手紧紧地握着拳，用极其尖锐的声音叫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登上我的船？将他赶下去，你们全站着干什么，将他赶下去！”

他最后的几句话，是呼喝水手将我赶下去的，那几个水手显然不想执行他的命令，但是却又不敢明显地违抗他，所以懒洋洋地向前走来。

这时候，我的心情可想而知：当你不幸在海上遇到风暴，而你所搭乘的又是一艘毫无抵抗风暴能力的小帆艇，那就够糟糕的了；有幸你遇到了一艘船，可是船上人竟不讲理到这种程度，竟要命人将你赶下海去，你会有什么感觉呢？老实说，我是啼笑皆非的，我尽量抑遏着自己心中的怒意，也尽量使我的声音听来心平气和，我沉声道：“先生，我遇到了风暴，而你的船正在海中央，我想你不是要看我掉在海中淹死吧！”

那人的横蛮和不讲理到了没有人性的地步，他挥着手，发疯也似地跳着，叫着：“那是你的事，而这是我的船，你滚，滚下我的船！”

他的手指直指着大海，他竟要我在那样的情形下，滚

下大海去！

我的一生之中，稀奇古怪的人，见过不知多少，可是我却还是第一次见到那样的人，这时候，我心中的怒意反倒没有了，我只感到好笑！同时，我对那人，也生出了一股怜悯之意来，因为那人的言语和行动，分明证明他是一个心理和神经都有问题的人。

我侧过头去，去问那几个水手：“船上还有什么人没有？难道只有他一个人么？”

可是那几个水手还未及回答我的问题，那人已然向我疾撞了过来，他那一撞，来得突然之极，而且撞击的力道，也着实不轻！

我被他一撞，甲板上又滑，不由自主，退开了五六步，几乎就此跌下大海去，可是我立时一跃向前，一伸手便执住了他的衣领！

如果是早几年，我的脾气不好的时候，那家伙一定要饱尝我的老拳，但现在，我的脾气毕竟已好了许多了！

所以，我一抓住了那人的胸前衣服，我便想到，那是他的船，我登上他的船，首先是我的不是，他有权不欢迎我。我立时又放开了手：“我必须留在你的船上等暴风过去，我想，你总不致于坚持要我离开你的船的，是不？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！”那人叫了起来：“绝对不行，你必须立时离开！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，那人实在是不可理喻，而我实在又想不出如何才能使他答应让我留在他的船上。而就在这时候，我只听得船舱之内，传来了一个老妇人的声音，发了一句

话。那老妇人所发的，是一种十分冷门的方言。

我对各地的方言，都素有研究，所以我听出那老妇人在叫道：“阿保，外面吵什么？”

那人立时用同样的方言回答道：“阿母，有一个人上了我们的船，他还硬要留在我们的船上，我正在赶他下去，我一定要赶他下去！”

我笑了一笑，也用同样的方言叫道：“阿婆，你的儿子想要我在海中淹死啦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他要害人命啦！”

我学那种方言，虽然不能学得十足像，但是也有八九成，那人突然一呆，显然他绝料不到我竟然会讲他们家乡的语言。

而舱内的那老妇人也呆了一呆，然后道：“阿保，是自己人啦，问他是哪一村的人啦！”我心中更觉得好笑，向前走去，我想到船舱中去和那老妇人说个明白，可是我才走出了两步，那人又拦住了我的去路，大喝道：“你想做什么？阿母，他不是我们的人，他是外乡人！”

船舱中那老妇人却讲道理，她道：“阿保，外乡人也好，自己人也好，这么大风雨，就让他在我们的船上避避风雨好啦！”

那人面上的神色更加难看了，他连忙叫道：“那怎么行？阿母，你忘了我们的船上——”

他讲到这里，陡地想起我是懂得他们的方言，所以立时向我望来，住口不言，面上的神色，难看到了极点。这时，我的心中，也疑惑之极！

那人坚持不许我上船，我早知道一定是有原因的。但是我却不知道那是什么原因。如果，从那人讲了一半的话中，我却有点端倪了。

我可以猜得到，那人坚决不让我留在他的船上，最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他的船上，有着什么不能让我看到的神秘东西！

我心中立即问自己：那不能让我看到的东西是什么？是鸦片？是军械？还是其它的走私品？毫无疑问，那一定是非法的，见不得人的。要不然，何以那人一定要将我赶下海去呢？

我倏地伸手，抓住了那人的手腕，冷笑着：“这是一艘走私船，是不是？”

那人勃然大怒，骂道：“放你的狗屁，你当我是什么人？我叫郑保云，你将我当作什么人了？”

我陡地一呆，抓住他的手腕的手，也不由自主松了开来。那被我当作是神经汉，一定要将我赶下海去，不许我在他船上的人，竟然是郑保云？

郑保云的本身，或者还不十分出名，但是他的父亲，却是举世闻名，他父亲在亚洲各地，经营着好几项事业，全是这几项事业的顶峰人物，他的父亲是世界著名的富翁之一，那是绝无疑问的事情。当然，创业的老头子已经死了，现在的富翁，正是我眼前那面色苍白的人：郑保云！

我对于郑保云这个人，并不是十分熟悉，但是却听说过不少有关他的传说，据说他从小就被送到美国去读书，他读书的成绩非常好，有好几个博士的头衔，在他父亲过世

之后，他就接管了他父亲的一切事业。我所知道的，只不过如此而已。

如果他是郑保云的话，那么在他的船上，见不得人的东西，自然不是什么私货，而是另有别情。

我松开了他的手，他还在喘着气发怒，我沉声道：“对不起，郑先生，我听过你的名字，我也绝不愿追究在你船上，见不得人的东西是什么，我只不过想避过这一场风雨而已！”郑保云当我提到“见不得人的东西”之际，他面上的神色又变了一变。

郑保云道：“你不能在我的船上，你回你自己的小艇去，那小艇既然附在我的船上，那就绝不会翻转，这是我最大的容忍了！”

这时候，风雨正剧，而我的小帆艇上，根本没有什么可以遮掩的东西！比起要赶我下海，虽然好些，但是却也好不了多少。

我忙道：“那个——”

可是我讲了两个字，郑保云已大声叫道：“你私自登上了我的船，我完全有权将你赶下海去，我的水手绝不会对外人泄露！”

我冷冷地道：“你说得对，以你的财势而论，的确可以胡作非为，谢谢你准许我的小艇，附在你的大船之旁，但是我可以知道你的船是向何处航行的么？”

郑保云一定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，要不然，就是有什么事在使得他特别敏感。所以他一听得我那样问他，又跳了起来：“那不关你的事，风平浪静之后，你立即离开我的

船！”

我怒道：“如果那时候，船正在太平洋之中呢？”

“那是你的事，我管不着。”

我忍住了一肚子气，我已下定了决心要报复，所以我当时并不说什么，只是道：“你说得是，我明白了，没有你，我已经淹死了！”

他狠狠地道：“你明白这一点就好，快下去！快下去！”他用双手赶着我，我反正已打定了主意，所以并不反抗，跨出了船舷，顺着绳子，又回到了我的小帆艇之上。

那时，风雨越来越大了，我一到了小艇上，听不到他的声音，但是却还可以看到他在指手划脚；他一定是在吩咐着水手监视着我，不许我爬上来。

然后，他在甲板上消失了。

我在小帆艇上，浪头一个接一个盖上来，风雨又十分大，我一生之中，从来也没有过那样狼狈的处境。但是总算好，我的小艇不致于倾覆。而风浪虽然大，郑保云的船，却随着浪头的起伏，在海中平稳地航行着。他那艘船一定有着不了起的龙骨和超特的机器！

那船虽然不大，然而毫无疑问，它是适合在大海之中航行的。

我将自己的身子缩成一团，用带子将自己固定在船桅上，我也已然决定，郑保云那样对付我，我一定要将他那见不得人的秘密揭穿，作为报复。

当然，我要弄明白他那绝不想给人知的是什么秘密，就必须登上那艘船。不错，我正准备那样做，但我还须忍耐